

桐城吳先生集

22



廣陵書社

桐城吳先生集

22



廣陵書社

第二十二册

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五）一百三十卷 宣統元年 南宮邢氏刊
……………
一

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

(五)

一百三十卷
宣統元年
南宮邢氏刊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桐城先生點勘史記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醒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在？」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

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
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
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
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
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
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
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
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
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
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

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

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

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旣相秦。爲尺一檄。今本云爲文

解徐廣說作丈二檄。北宋本集解丈二爲尺。一今從之中。統王柯本作咫尺之檄。殆誤。告楚相曰。始吾從若

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百城。直蜀相攻擊

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

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

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

谷之口。集解什作尋是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

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

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

國策危下無矣

字

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

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

集解一作革梁云六國表作桑

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

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

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慚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梁氏志疑云當作觀澤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以上八字依國策補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

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燕。依正義本國策補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引國策折作挾。當據改。王懷祖讀折爲制。義稍迂。韓怯。國策怯作劫。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亾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

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國策士作出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搢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辨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

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

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綬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尙可存。楚王不聽。卒發